



男人中的叛徒

张国立 著

男人终于

说话

实话

朱德庸
倾情推荐
蔡康永

男人面对女人时，要藏的不是存折、信用卡，而是他的一整个过去……

女人面对男人时，不必去查他的手机、逼问他的情史，你只要看这本书就够了！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男人终于说实话/张国立著.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1

ISBN 978-7-208-10104-3

I. ①男… II. ①张…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42438 号

本著作之中文简体字版本经张国立授权出版发行。

中文简体字版专有出版权: © 2011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世纪文睿文化传播分公司



出品人 邵敏
责任编辑 邵敏 赵海萍
助理编辑 范佳倩
装帧设计 赵为群
封面插图 赵为群
内文插图 王洁

男人终于说实话

张国立 著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景条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5.5 字数 120,000

2011 年 8 月第 1 版 2011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08-10104-3/I·915

定价 18.00 元



男人是

女人一辈子的难题，

女人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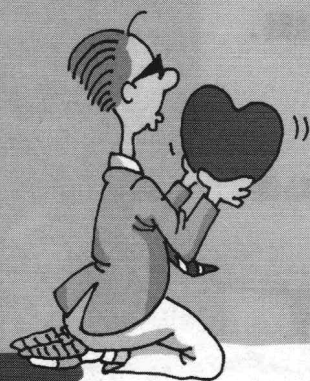
男人一辈子的功课。

男人面对女人时，

要藏的不是存折、信用卡，而是他的一整个过去……

女人面对男人时，

不必去查他的手机、逼问他的情史，你只要看这本书就够了！



男人终于

说话

实

张国立著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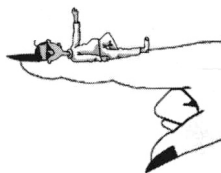
序：听我讲句实话

Part 1 我的朋友小乖、老丙，和其他……

光盘阴影下的可怜的男人	14
男人少根肋骨，却多了根贼骨头	17
别对我说你打死也不结婚	20
“少喝酒，小心肝”	23
床，在夫妻之间绝对是门大学问	27
男人类、女人类和猫狗类	30
鞋子和女人	34
希腊悲剧作家和小乖的秃头	38
大呆的周末和我的意大利面	42

Part 2 啊！那根肋骨

你老婆在你裤袋里找到过提拉米苏吗？	48
一夜情当然是女人的专利	51
情妇不能只有一个	54
独孤皇后、武则天和安乐公主	57
我们都认识五年了	60
女厕所里的秘密	65
做早餐的男人	68
爱情是比较出来的	73



Part 3 研究肋骨的心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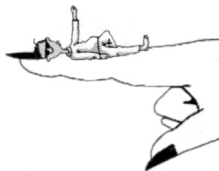
女人开车的少林派与武当派	80
女人的眼泪是“因为”，接下来该“所以”	84
不宜隔夜的女人	88
神秘的吹风机	92
女人聒噪，有益身心	96
谁，说，她到底是谁？	100
听女人讲话的学问	106
分手的危机处理	112
她们擅长搞死男人	116

Part 4 阿司匹林和牛奶

从换妻俱乐部得到的真理	120
哎，老婆心中，先生不是矿物就是废物	123
男人是种什么样的动物？	127
春和两只虫的宿命	130
狐狸精和那个在一旁抽烟的男人	133
女人想要的，其实男人也想要	136
女人是数学家，男人是艺术家	139



娘有两个,新的和旧的	144
老天,肋骨痛起来是什么感觉?	148
男人没有尺寸和时间的问题,女人出现了之后,才有问题	151
齐桓公的“敬”和杰克的琳达	156
我思故我不在,远不如,我在故我不思	159
男人的眼睛长在脸上,不是结婚证书上	162
在结婚的前提下交往,嘿咻嘿咻	165
消除女人的寂寞,只有一种方法	169
寻找一个不再恋爱的男人	172



序：听我讲句实话

十七岁那年，我写了十九封情书塞在一个女孩的抽屉里，毫无响应，鼓起所有勇气上前对她说，你收到我的信了吗？

她用看到鞋底怎么踩着狗屎的嫌恶表情看我，说出我这一生难忘的话：

“是你写的？请全部拿回去，要不然被别人看见，我还不知道怎么解释。张同学，请不要再做这种无聊恶心的事。”

那是种无地自容、生不如死的沮丧，如果记忆能像计算机般有个 delete 键，多好。放学后我躲在学校东北角围墙下觉得人生一片灰暗，小白走来递给我一根烟，他说全班都知道了。我们什么都没说，不停地把烟吐到空中，多希望烟能变成云，云把整个天空遮住，天空落下一阵狂风暴雨，把这个令人不知所措的星球，冲得干干净净。

当然，香烟除了把我的肺熏黑之外，没有其他的功能，而且当我走下山到公交车站时，等车的几十个、几百个、几千个女孩都偷偷指着我笑，全校都知道了。

爱情是个笑话，女生是个屁。

十九岁，我长大了点，却仍不够大，于是习惯性地犯贱，又写起情书，并且在小白的怂恿下，写到第三封就在餐厅内对那女孩说，哈啰，我写的信收到没，明天晚上我们系里开舞会，有空来玩玩吗？

她用太阳看蟑螂的眼神瞪我，瞪了好久好久，仿佛期待我钻回阴沟盖的缝隙里去，瞪得我小腿发抖，背心冒出黏黏腻腻的一层汗，她才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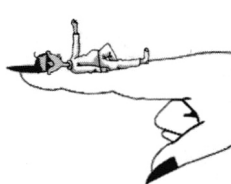
“你是东语系的张阿呆？明天晚上可以，不过只能到九点，我男朋友会来接我。”

她这是什么意思？

深更半夜我坐在学校运动场旁的看台上，看着一弯明亮的上弦月，忽然有了顿悟，在男人的成长过程中，上帝派女人下来，折磨男人，践踏男人，让男人明白自尊心连糊墙都不够格。

小乖悄悄摸来塞给我一根烟，他安慰我说，上帝先创造亚当，再趁亚当睡着时偷走一根肋骨制造了夏娃，从此男人必须终其一生寻回那根肋骨，否则人生不完整，因此没什么好埋怨的。

是这样吗？我拔了两颗牙，阿鲁割了盲肠，你小乖，缺少色素是个白子，不都活得好好，少了根肋骨有什么大不了？



小乖回了我一句很深沉、很哲学，也很废话的话：

“你会明白，总有一天你会明白。”

二十三岁那年逐渐明白，原来女人虽然也是人，却绝对不是男人的那种人，她们是火星人。

当我见到小贝穿着白色短裙进办公室时，我用赞美的目光和口吻说，小贝，漂亮哟。小贝飞奔过来抱着我亲——小贝没飞奔也没抱更没亲，她眼白扫过我头皮并用冷得跟刚从冰库拿出来的冻死鱼声音说：“色胚。”

我得这么说，小贝，快点交稿，搞什么东西，还有，办公室不准穿短裙。想她崇拜的眼神看我，并问同事，那个酷酷老张有女朋友吗？

你们懂我意思吧。

终于小贝成了我的女朋友，躺在床上我抽着烟，她把烟灰缸放在我胸膛上说：

“你要说什么？”

我要说，能不能帮我倒杯水。我要说，顺便把剩下的披萨烤片来吃。我要说，再弄杯酒如何。没这么说，我得说：

“我爱你。”



“只爱我一个？”



“对。”我依然没酒没披萨。



“那小苹呢？”



我就知道。



“不一样，小苹是我小学、中学到大学的同学，好朋友。”



“她躺过这张床没？”



“嗯，躺过，很久以前的事了。”



“很久以前是多久以前？”



“起码有六个多月了。”



“那，”她将一根头发送到我眼前，“这是谁的头发？”



“我哪知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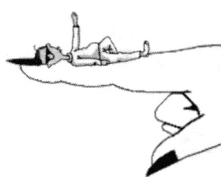


她蹦地跳起来，两腿叉开站在床上用那根头发指着我：



“是不是小苹的？说。”





也许我该这么说，我六个多月没换床单了？

事后女人圈内传出一个笑话，某个女人拿她自己的头发，吓得男朋友尿床。于是又明白一件事，女人对男人的期待，由爱情到结婚只是必要的过程，最终，是管理。用尽恫吓、诈骗、眼泪、不说话、回娘家等各种手段，让男人心生恐惧，进而达到管理的目标。

而她们，真的只是男人一根遗失的肋骨？

历经折磨，我结婚了，也成人、成熟、成了受气包。饭后才拿出香烟，老婆两个眼珠子如同倚天剑，唰，扫过我脆弱的灵魂。站到厨房抽油烟机下面去抽？不行，“屋里还是有烟味。”我站到阳台，刚点燃烟，耳朵又传来声音，“你想把晒的衣服都熏得全是烟味呀。”我走出家，home sweet home，在屋外点起烟，才吐出第一口，头上一扇窗户打开，“你到底什么意思，不知道风会把烟吹进屋啊。”这是为什么如今我老爱站在快车道中间抽烟的原因。

单纯抽烟的问题吗？谈恋爱时她不嫌，结婚前也不嫌，为什么结婚后把我嫌到马路中央去？

问题便在于，爱情的真谛是，男人是否服从她们的管理。

男人不怕管理，可是管理讲究规则，女人的管理没有规则。我深夜十一点因工作被迫喝得半醉回到家，才蹑手蹑脚开锁进门，原本漆黑的客厅忽然所有的灯一起大放光明，女人两手交叉在胸前用日本特务对重庆分子的口气问：



“都几点了，还晓得回家？说，去哪里了？”



男人学乖，从此以后模仿哈巴狗跟在女人身后，免得她们浪费气力寻找我们，可是当她们逛百货公司，打算使用信用卡时，又回头骂男人：



“去，别老跟在我身后，你没地方去呀。”



好，我到门外去抽烟。



几天之后，她终于走出百货公司，见到男人就骂：



“死去哪里？这么多东西，你不晓得来帮我提啊！”



所以，这是亚当失去那根肋骨之后没办法活下去的原因，缺少管理。所以，当男人找回肋骨，先别急着高兴，因为随之而来的是无怨无悔接受管理。从此男人越来越渺小，渺小到他经常找不到自己。男人也越来越忘记自我，午夜梦回误以为他们是家中的家具之一。男人更越来越爱刺激品，例如酒精、运动节目、色情光盘、旅行，否则他可能活不下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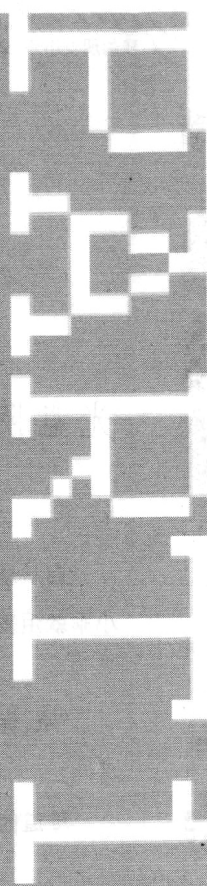
我？我热爱每一样刺激品，可是仍无法平衡早不知躲到哪里的灵魂，所以请原谅我用很大的声音喊：喂，亲爱的女人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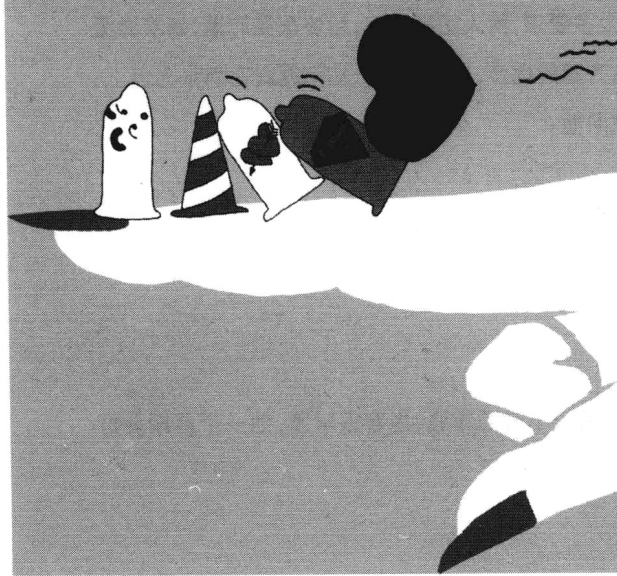
听，我，讲，句，实，话。



张国立
2011年7月



我的朋友小乖、老丙，
和其他……





光盘阴影下的可怜的男人

自从璩美凤的私房行为被上网公开之后,男人就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小乖就沮丧地跑来问我:

“喂,你有没有那种性爱教学的光盘啊,拿来看看。”

难道他看了那张光盘就染上看 A 片的癖好?

不是,小乖感慨万千地说,他以前从没有为了爱要怎么做而伤过脑筋,他太太茉莉也一向对房事没太多要求,两人结婚数年,始终床第和谐,每次做爱几乎都到了百花齐放、万鸟齐鸣的地步,多美好。一切问题就在那张光盘上,茉莉在看了三遍之后,突然问他:

“别人都是这样做的吗?”

这下子事情麻烦了。

小乖接下来发了大约有两个小时的牢骚,内容很丰富,他一个星期要打



一次高尔夫，因此前一晚非得早点睡不可。周四和周五要加班出货，也不能早回去，星期六得陪老婆回娘家去睡，开玩笑，丈母娘家是木板隔间，喝五杯龙虾血他也没办法勃起。

“你说，我哪来的时间去研究别人是怎样做的。”

嗯，小乖说的有道理。天下本无事，光盘自扰之。

不只小乖，办公室的大丙也有同样的问题，因为他很疼老婆，总觉得让老婆满足是他最大的责任。有天他悄悄地对我说：

“你看过那张光盘没？前后加起来长达四十七分钟耶。昨天晚上我拼了命，你知不知道，我做了四次，加起来才四十二分钟。”

其实我该夸奖大丙，老天，四十岁的人了，居然还能一个晚上做四次，照理他都可以列为威而钢药厂的通缉犯啦，可是他仍然沮丧。我于是发现，男人对于做爱上的能力，实在缺乏公平客观的评比标准，尤其是这个时代，我们根本搞不清究竟是时间长短重要，还是次数多少重要。

一旁的阿辉仔听到我们的聊天，他也插嘴进来，他说他是最大的受害者。至少大丙还能拼个四次，他连一次也不行，已经在客厅沙发上睡了一个多星期啦，因为他老婆看《时报周刊》，上面说璩美凤以前的一个男朋友，在事情发生之后，到洛杉矶街上冒着风寒到处搜购盗版光盘，免得落入其他人的手里，虽然他明知这是种很愚蠢的行为，但他说，这是他惟一能为璩美凤做的事了。